

小说文本构建与隐喻叙事

李勇忠

(江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从经典到后经典叙事学,小说文本的构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重要的认知方式,隐喻是人类语言交际中重要的叙事手段,参与话语的建构。本文以小说为例,着重分析了隐喻叙事与语篇建构功能。

关键词: 叙事; 认知; 隐喻; 小说文本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15)06-0015-04

Abstract: From classic to post-classic narratives, text construction of novels has always been a heated topic. Metaphor, as a fundamental cognitive mode, serves as a very important narrative tool in huma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es in our discours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taking novels as data, attempts to focus on the metaphor narration and its function in text construction.

Key words: narration; cognition; metaphor; novel text

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15.06.004

1. 引言

小说文本构建向来是文学评论界热议的话题,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无不对小说这一重要的文学体裁格外垂青。经典叙事学从结构主义出发,多从文本自身的结构着手;后经典叙事特别是认知叙事学超越了结构主义的范式,转向从语境角度研究叙事结构的多维度和多模式的意义理解。作为重要的叙事修辞手段,隐喻受到了学界的极大关注。隐喻的研究由来已久,且不论亚里斯多德以降的千年修辞研究,只说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迄今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研究成果之丰,可谓汗牛充栋。以 Lakoff 和 Johnson 等人为代表的认知学派,高扬隐喻作为思维方式的旗帜,大大解构了隐喻作为修饰和美化的传统辞格观,给隐喻的本体研究注入了活力。纵观 30 多年的隐喻研究,语词层面的微观研究不计其数,而语篇构建的宏观研究却寥若晨星。本文尝试以文学话语中小说文本为研究语料,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隐喻的认知叙事功能。

2. 隐喻的微观与宏观视角

隐喻的微观与宏观之辨,似乎与当今主流隐喻研究格格不入。20 世纪 80 年代隐喻研究由修辞至认知转向后,学界的研究焦点基本没有超越词语层面和句法层面,纵然上升到语篇层面,也多半停留在衔接与连贯功能上。我们以为,隐喻认知观既然把隐喻当成一种思维方式而不只是修辞工具,那么隐喻就不仅仅存在于词汇句法层面,而是贯穿于话语建构的全过程。词汇层面和句法层面的研究是微观视角的研究,微观视角虽然也能

起到管窥全豹的作用,但宏观视角本身的高远境界却能让我们超越视线的局限,更清晰地看出隐喻的谋篇布局功能。近年来国内学者魏在江(2006: 10-15, 2008: 13-16)在这方面有不俗的尝试。魏在江(2006: 10-15)在承认隐喻的修辞功能和认知功能的同时,着重研究了隐喻的谋篇布局功能。隐喻不仅仅能通过词汇和句法表现出来,也能通过语篇表现。作为一种重要的语用现象,隐喻能帮助发话人构建语篇,使文本衔接和连贯成一个文气顺畅的整体。这一点非常契合 Lakoff & Johnson (1980) 的概念隐喻理论。概念隐喻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结构化了的语言意识,它可以在无意识状态下左右和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比如,我们熟知的“人生如旅”(LIFE IS A JOURNEY),就是一个人类共同的概念结构,它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我们的语言和行动,生成诸如“我们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前路茫茫,归宿何在?”这样的隐喻表达式。在语篇生成的过程中,创作者往往会借助概念隐喻,从宏观视角构架语篇,在组织句子时,会不时地围绕着同一个概念隐喻生成同一主题的隐喻表达,从而构建起有血有肉的语篇。

隐喻的舍取选择和附加意义,使“联想”成为可能,不同的人把隐喻的目标域与源域不同的内涵涵项相关联,进行联想,即得到不同的隐喻意义(桂永霞 2015: 45)。因此,我们认为,隐喻的宏观研究视角能为我们更好地把握语篇构建和理解提供可操作的方案,透过隐喻的宏观功能,我们能更好地研究文本的叙事性。

3. 小说文本叙事特点

叙事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罗·利科在

《时间与叙事》中指出,人是一种“叙事动物”(参见谢有顺 2012: 24-30)。离开叙事,人类的其他一切活动便无从谈起。叙事的形式多种多样,小说堪称为最重要的叙事种类。小说文类的基本特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英国文学家康拉德对小说叙事有过著名的“性情说”。他从作家与读者互动的角度阐述了小说叙事的特点,“一方面,小说家必须认识到小说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并在形式层面上从最小单位的语词做起,营造出一种感染力;另一方面,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以感染读者的性情为最终目的”(申丹等 2005: 154)。

经典叙事学以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旨在建构叙事语法和叙事诗学,按小说的类别,探讨各自的故事结构及基本构架,并由此出发,探讨小说情节话语的发展规律。而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后经典叙事学,则紧扣文本的自身和历史语境,从文类规约、叙事视角、读者阐释等维度来分析小说文本的叙事特点。

无论是经典还是后经典,对小说文体都达成了以下共识:小说是作者虚构的叙事。作为四大文体之一,小说是靠文字产生联想,靠想象建立连贯,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叙事脉络的艺术形式。小说叙事往往是以时间为纲,以人物为主线,借助于修辞策略展现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经典叙事学热奈特对叙事有故事与话语之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具体场景构成小说三要素。作者在为文时,需要通过文字围绕着三要素来展现新奇的故事世界。隐喻的双域认知观认为,人们总是利用熟悉的具体事物去把握未知的抽象的不熟悉的事物。小说世界中未知的、不定的叙事方式,促使作者采用隐喻的方式来阐释那些未知和不定的事物。就语言表达形式来说,隐喻往往是小说创作的不二选择,可以说,隐喻思维贯穿小说创作的全过程。“一旦选定一个隐喻,便以这一隐喻作为语篇主题,以此来支配整个语篇的脉络。语篇按照隐喻的线索发展下去,从而决定了整个语篇的模式,形成语篇的信息流”(魏在江 2008: 13-16)。请看:

(1) 这天唐人街放半天假,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这天不是年节,也不是谭公的寿辰。香港的轮船到了。那几百个在匣子里等候了很久的灵魂,终于要踏上四邑的归程了。

唐人街如此郑重地为他人送行。唐人街的伤心里,藏着一些负疚。那些编了号的匣子,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些有血有肉的活人。唐人街没有看管好他们,唐人街把他们丢失在匣子里了。伤心里头,也还有一丝免死狐悲的意思。匣子盖一关,就把他们的故事生硬地切断了。留在世上的那半段,从这张嘴传到那张嘴,传到最后,已经被传得面目全非了。而留在匣子里的那半截,却是再也无人知晓了。送他们上路的人,为他们无从知晓的半截故事伤悲,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属于自己的那些故事,也会被那个黑匣子切成两截。——张翎 长篇小说

《金山》《人民文学》2009 年第 4 期 P40

在这一段叙事中,作者采用了独特的视角,把唐人街转喻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人生被隐喻为故事,死被喻为被装骨灰的匣子切断的故事。而活着的人生被喻为“留在世上的那半段”,生与死是两段匣子里和匣子外的故事。生的故事被传得面目全非,死后的故事却无人知晓。透过叙事者独特的视角,早期华人在加拿大的悲惨境遇通过这些比喻性的语言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出来。

4. 隐喻认知叙事

4.1 隐喻叙事的连接效应

小说叙事以虚构为特征,虚构需要叙事情感和想象。情感和想象最恰当的表征方式不外乎隐喻思维加工。小说作者在叙事时,难免会出现故事情节前后发生断裂的现象,此时,虚构被认为是最好的连接纽带。魏在江(2008: 13-16)认为“隐喻所诱发的语篇中的语义信息制约着其后续命题的适宜性。在语篇的信息流中,如果某一命题与前一个命题构成连贯关系,该后续命题至少不能与前一个命题的概念域产生矛盾。另一方面,隐喻所诱发的语篇信息制约着该语篇中前一个句子的后续命题的适宜、恰当性。”

可以说,隐喻的恰当运用,既能生动地表现情节,增强画面感,又能统领整个语篇,使其前后连贯,浑然一体。请看:

(2) 似乎是西门金龙挡住了欲向我发出第二次攻击的那个蓝脸的老头。他被搂住后,身体还像一条被钓离水面的黑鱼一样上下蹿动着。他还把手里那只又黑又沉重的鞋子对着我投过来。我没有躲闪,那一刻我大脑中负责指挥身体躲闪的那一部分休眠着。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只样式陈旧而丑陋的大鞋像个怪物一样对着我飞来,就像飞向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身体。那大鞋碰到我的胸脯上,在我胸脯上留恋了片刻,然后不利不索地翻滚着落在地上。我大概动过低头观看这个鞋状怪物的念头,但头晕和目眩止住了我这个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动作。我感到左边的鼻孔里一阵湿热,随着发生有虫爬出的痒感。我伸手摸了一下,极度头晕中我看到手指上沾着绿油油的、放着一种暗金色光泽的液体。恍惚地听到似乎是庞春苗的温柔声音在我耳朵深处说:你流鼻血了。随着鼻血的流出,我感到混沌的脑袋仿佛出现了一条缝隙,清风从这缝隙灌入,并不断扩大着清凉的面积,我从白痴状态中解脱出来,大脑开始正常工作,神经系统也恢复正常。……

——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12, P447

这是莫言小说《生死疲劳》的一个片断,蓝解放因为与庞春苗的婚外情,遇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父亲蓝脸的愤怒,是通过以上慢镜头式的夸张而荒谬的叙述来表达的。身体与黑鱼、大鞋与怪物等隐喻意象,留恋

与大鞋、脑袋出现缝隙、继而清风灌入等等奇异的组配，形成了一组组貌似矛盾却又和谐一致的蒙太奇镜头，使这段描写打上了莫言式荒诞的标签。

4.2 隐喻叙事的诗性效果

含意(implicature)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引起了语用学界的广泛兴趣。格赖斯的经典会话理论和后格赖斯主义把含意推导捧为了语用研究的重中之重。但真正把含意跟文学的诗性效果联系在一起的，当数关联理论。Sperber & Wilson (1986/1995:193-224)把话语含意分为强隐含和弱隐含(strong implicature and weak implicature)。强隐含往往是当前语境最合适的意义，而弱隐含则是因读者的原因而附加在强隐含上的意义集。弱隐含构成话语的“诗性效果”(poetic effect)。Carson (2002:380-381)认为弱隐含是带有某种不确定性的隐含假定(implicated assumptions)，它们能否被读者捕捉到完全取决于话语与读者认知语境的契合度，以及读者是否付出更大的认知努力。Nemesi (2013:129-151)认为隐喻是强隐含与弱隐含的典型话语，隐喻的诗意越浓，传递出来的弱隐含越多。反之亦然。

我们认为，文学的魅力，在于文本向读者提供无限的解读可能。而保障这种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是文本的开放性语义。隐喻的运用能增强叙事的开放性，增加话语的复义性。文本的复义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话语的弱隐含意义，无处不在的弱隐含，会把读者带进语义密集的语词丛林中，探幽索胜，追本溯源。意义的生成便也由了读者不同的修为而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致。请看：

(3) 我想起了三毛和她那双丝袜，这个对于死亡有着某种情愫的女子，早在年少时便曾将自己的手腕交给了一把小刀，划开白嫩的肌肤，切断涌动的血脉，流出自己余下的时光；我想起了梵高和他那把手枪，这个偏爱向日葵的男人，却选择了在背阳处匆匆离世，自杀是会有着怎样的气息呢？是子弹高速飞出后，烧灼着太阳穴的焦臭味，还是树荫下冷风裹挟着青草的气息，又或是暖暖的向日葵的味道……他们彼此都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似。

——御蝉小姐《海上钢琴师》：众人皆醉，无人独醒《南方周末》(2013-06-03)（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把割腕自杀这一短时动作，用隐喻的特殊方式“把手腕交给一把小刀……流出自己余下的时光。”慢慢叙述出来，其中用了具体的下位层次范畴词语，如划开、切断等。根据认知范畴观点，下位层次范畴词语能提供比基本层次和上位层次更丰富更具体的信息。语用者往往根据需要，启用下位层次范畴词语来突显并强化要表达的内容，增加动作的画面感。

而流出的本是血，却偏用“时光”二字。继而又用了“梵高”、“手枪”、“子弹”、“向日葵”等意象，这些意象与前面的“丝袜”、“小刀”、“时光”，叠加在一块，形成了典型的电影蒙太奇现象。强隐含与弱隐含交织，生成语义

叠加的意义群，产生特殊的文体效果。

4.3 隐喻叙事的话语统摄功能

隐喻的宏观谋篇功能，是本文探索的主要内容。正如前述，隐喻的微观研究不足以展示隐喻化思维与话语叙事的全貌，只有跳出语词的樊篱，才能更清楚地了解隐喻的话语功能，从而更好地理解隐喻与叙事的关系。下面我们重点以国内著名女作家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奖作品)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4)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这是小说的开篇句子，典型的拟人化辞格把雨和雪两种自然现象隐喻成了“老熟人”。雨雪看我，我也看他们。“看”的动作被置于特殊的结果句式(Resultative Construction)中，迟子建仅用了寥寥三字“看老了”，就把叙述者和她的民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轻松交代出来，这个世代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部落的传奇故事便在这种平实而满含诗意的口语叙事中渐次展开了。

叙事视角又称为认知视点，是作者透视事件的立场或角度(李勇忠 2014:127-132)。叙事视角的选择常常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果，找准了合适的视角，往往能更有效地传递作者的创作意图，收事半功倍之效。迟子建借一位酋长遗孀之口，用一种阅尽世事的沧桑口吻，从容地铺陈开一个民族的百年历史。小说分四部分，被诗意地命名为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这些名字正好对应完整的一天。故事的叙事时间与民族的浩荡历史被巧妙地看成了相似的两个认知域。“HISTORY IS A DAY”的概念隐喻得以生成。找准了这个概念隐喻，迟子建就能驾轻就熟地构建她的隐喻王国了。

文学作品讲究形式与内容的对称，形式为内容服务。在作者的眼里，生活在东北大兴安岭森林腹地的鄂温克人是一个顺遂自然、诗性十足的民族，普通的语言形式不足以表达他们原始的自然美。隐喻恰是诗性语言中的翘楚，惟有隐喻能为人们编织出一个诗性王国。

请看：

(5) 希楞柱里暗淡了，看来是黄昏的时候了。火塘散发的暖流和昏暗了的天光，让我和我的故事都要打盹儿了，我想我该出去透透新鲜空气了。

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隐喻不仅构建小说叙事框架，也提供框架内的填充物。换言之，隐喻既有宏观叙事功能，也兼具微观表情达意之力。人打盹儿，故事也打盹儿。讲故事讲累了，作者不说不讲故事了，而是把主语交给故事，让故事打盹儿去。多么别致新颖的隐喻表达！可以说，整篇小说，隐喻无时无处不在构建着这样一幅幅唯美的画卷。

(6) 我发现春光是一种药，最能给人疗伤。

白桦树是森林中穿着最为亮堂的树。它们披着丝

绒一样的白袍子,白袍子上点缀着一朵一朵的黑色的花纹。

如果说篝火在白昼的时候是花苞的话,那么在苍茫的暮色中,它就羞羞答答地开放了。黑夜降临时,它是盛开,到了夜深时分,它是怒放了。

在这组文字中,作者动用了三个概念隐喻:春光是药,白桦树是人,篝火是花。多种隐喻并置在一起,构成隐喻组集,如同诗歌中的意象叠加,极易产生蒙太奇效果,文本意义自然增值。我们常说,春天来到,万物生长,但我们没听过“春光是药,可以疗伤”的新奇表达,白桦树挺拔如正直的人,篝火燃烧如花怒放,没有一样落入俗套。文体上的有意偏离(deviation)正是文学语言的魅力所在。

(7)月亮升起来了,不过月亮不是圆的,是半轮,它莹白如玉。它微微弯着身子,就像一只喝水的小鹿。月亮下面,是通往山外的路,我满怀忧伤地看着那条路。……

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我落泪了,因为我已分不清天上人间了。

月亮是文学表达的常用意象,唐诗宋词中的月亮往往规约地隐喻团圆和相思。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然而,迟子建的这半轮月亮,却别出心裁地隐喻着鄂温克族百年发展变迁过程中的希望,以及作者面对这个古老民族时怀有的真挚澄澈的情感。同时,月亮这一个隐喻意象,把作品的后半部分像连缀珍珠般串并成了一个意义隽永的整体。读罢掩卷沉思,回味无穷。

迟子建正是借助于隐喻化的修辞手段,从始至终,把诗意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致,原汁原味、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读后有如身临其境之恍惚。隐喻的宏观语篇建构功能尽在字里行间中呈现。

5. 结语

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与读者阐释有着不解之缘,认知科学与叙事学的结合催生了认知叙事学。作为发展势头最为旺盛的后经典叙事学分支之一,认知叙事学最

为关注作品的阐释语境(申丹等 2005:205)。作为认知操作不可或缺的隐喻,在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中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然而在叙事文本构建的宏观层面,却鲜有研究。本文以小说文本构建为例,辨析了宏观和微观隐喻,并借助于国内著名作家的几个小说片断,从语篇层面分析了隐喻的宏观建构功能。

注:文中语料来源均已注明出处,未注出处的均出自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同时参考了本文作者署名为 Johnlee2006 在网络文学《红袖添香》上的散文《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的隐喻王国》(<http://article.hongxiu.com/a/2010-11-18/3772054.shtml>)

参考文献

- [1] Carston, Robyn. *Thoughts and Utterances: 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 [M]. Oxford: Blackwell, 2002.
- [2]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 [3] Nemesi, Attila L. Implicature phenomena in classical rhetoric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1): 129-151.
- [4] Sperber, Dan &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86/1995.
- [5] 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 [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 [6] 桂永霞. 隐喻计算的“新三段论”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1): 43-46.
- [7] 李勇忠. 叙事视角与性别意识建构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 127-132.
- [8] 申丹, 韩加明, 王丽亚.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9] 魏在江. 隐喻的语篇功能 [J]. 外语教学, 2006(5): 10-15.
- [10] 魏在江. 隐喻与文学语篇的建构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3): 13-16.
- [11] 谢有顺. 小说叙事的伦理问题 [J]. 文坛纵横, 2012(5): 24-30.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多模态语篇的认知叙事学研究”(项目编号: 13YJAZH049)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勇忠,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

收稿日期 2014-09-19
责任编辑 禾木